

你在北京 还好吗

陆禾 著

MEMORIES
OF BEING YOUNG



在那些岁月里，离开的人离开了，
北京却永远在那里

北京是个
人们的一
但它却总能给人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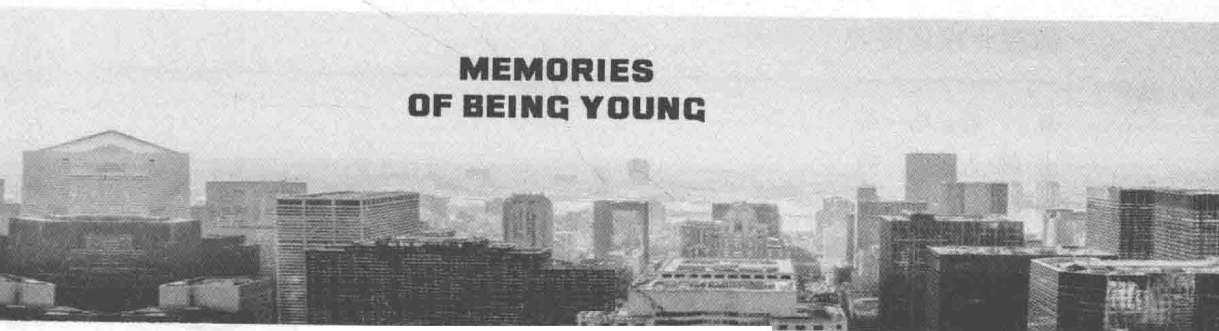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带着一身孤勇来到这里，却没有勇气离开。
看着霓虹闪耀的城市，望着迷雾缭绕的远方，
我们留下的，只有青春。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你在北京 还好吗

陆禾 著

MEMORIES
OF BEING YOUNG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在北京还好吗 / 陆禾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5. 11

ISBN 978-7-5113-5760-1

I. ①你… II. ①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4394号

你在北京还好吗

著 者: 陆 禾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紫 夜

封面设计: 80·小贾

版式设计: 刘碧微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22 字数: 430千字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: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5760-1

定 价: 35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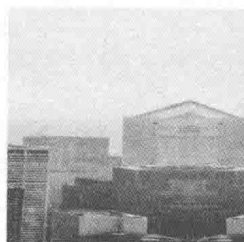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目录
CONTENTS



第一章
漂泊 // 001

第二章
重逢 // 013

第三章
挣扎 // 033

第四章
信念 // 049

第五章
隐痛 // 058

第六章
暧昧 // 067

第七章
蜕变 // 075

第八章
告别 // 085

第九章
抉择 // 091

第十章
孤独 // 109

第十一章
交锋 // 118

第十二章
对立 // 136

第十三章

放手 // 143

第十四章

夜雨 // 154

第十五章

别恋 // 159

第十六章

野生 // 165

第十七章

错失 // 178

第十八章

分歧 // 186

第十九章

煎熬 // 197

第二十章

迷路 // 208

第二十一章

星空 // 221

第二十二章

坦白 // 233

第二十三章

伤离 // 247

第二十四章

和解 // 262

第二十五章

殊途 // 273

第二十六章

彷徨 // 286

第二十七章

回头 // 303

第二十八章

时光 // 318

第二十九章

了断 // 327

第三十章

归路 // 337

第一章

漂 泊

那卷蓝色棉被让他倍感困窘难堪，
仿佛是这座城市对他的羞辱。

十一月，路两旁的悬铃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。空气冷冽，阳光透过薄薄的雾霾，照在人行道上。

云间抬起头，深吸一口气。一股又干又冷的空气在胸腔里摩擦，一阵粗糙的颗粒感。他缓缓呼气，心里涌起某种熟悉的疲惫。但他知道，那不仅仅是因为连续五天熬夜。

早上，从办公楼电梯出来，他就感觉到气氛有些反常。转过走廊时，差点和公司媒体部一个同事撞个满怀。对方仿佛受了惊吓，匆匆往电梯走去。云间有些纳闷，但走到公司前面的走廊，看到几个警察抱着电脑主机走出来，他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。这个网络公关公司倒闭得比他预想的更快。罪名可能是敲诈勒索，也可能是非法经营。不管怎样，这和负责写软文稿子的他没有直接关系。但是，这个月的工资显然拿不到了。

肩膀被猛撞了一下。云间趔趄一步，转过头，看见一个背着黑色电脑包的男子边抬手向他致歉，边向前面的地铁站跑去。已经过了上班时间，人行道上依旧熙熙攘攘。两个戴红色针织帽的年轻人抱着一沓广告传单，站在路中央左右张望，不时往匆匆经过的路人手里塞上一张。

地铁站旁边有个广场。云间慢慢走过去，跨过人行道旁的护栏，在喷水池边的花岗岩石凳上坐下来。上午十点半，广场上空荡荡的，褐色大理石地砖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亮。云间眯起眼睛，望向远处灰白的天空。

他已经想不起，这是从大学退学后的第几份工作。四年来，他仿佛一直在重复一件毫无进展又毫无意义的事。有时，挤在人满为患的地铁车厢里，或者暮色中独自走在昏暗的人行道上，他会忽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，又要前往何地。

一个头戴复古雷锋帽的年轻人推着一辆改装三轮车，沿着人行道走过来，在喷水池旁边的空地停下。一阵温暖的甜香在空气中弥漫。冒着雾气的白纱布蒸笼上，嫩黄的玉米擦得整整齐齐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

小贩看起来二十出头。荧光黄羽绒服的胸口位置有一串字体夸张的英文字母。黑色紧身牛仔裤配棕色马丁靴的装扮，像是模仿时尚杂志的穿衣风格。他一边吆喝，一边熟练地剥玉米，把须上还沾着水珠的玉米穗扔在地上。

云间漫不经心地望着他，猜想他应该也曾被城管抓住，蒸笼被掀翻在地，三轮车被扔到敞篷执法车上，金黄的玉米滚得满地都是，被一脚踩烂。也许，他还被城管毆打过。然而，此刻在微暖的冬日阳光下，他看上去无忧无虑，仿佛推着小车露天卖玉米只是因为觉得快乐。云间知道，那是因为他还足够年轻，贫穷和漂泊看起来似乎没那么可怕。

刚退学时，云间也觉得没那么可怕。他去了一家物流公司，工作是开着十几米长的重型卡车往返于京珠高速。深夜沿着空荡荡的公路驱车前行时，令他最难以忍受的是过于空闲的大脑和过于芜杂而忙碌的心。于是他换了个工作，开始每天骑着三轮车在天通苑派送快递。每天打数十个电话，爬数千级台阶，背诵片区的道路和楼宇编号，让他得以暂时忽略一些事。然而，这没有维持多久。

那年冬天一个清晨，他骑车过马路时被一辆右转弯的红色奥迪跑车撞倒。车从三轮车后侧撞上来，他还未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，就被凌空抛出，重重地摔在马路中央。四周一阵紧急刹车声。他仰面躺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头顶是冬日阴霾的天空，翻新过的柏油路面散发着一股独特的烧糊味。他忽然忘了所有的事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躺在这里，不记得昨天发生了什么。最后的记忆是退学离开学校那天，他背着登山包躲在教室外面的梧桐树阴影里。很快，坚硬的路面和右肩的剧痛让他清醒过来。同时清醒的，还有某个他竭力舍弃的自己。他望着远处飘浮在雾霾中的城市天际线，蓦然感到不寒而栗。

喷水池旁边传来一个清亮的声音。云间转过头，看见一个身穿黑色毛呢外套的女孩耳边贴着手机，沿着成排的银杏树穿过广场。他目送着那个背影，发觉有什么东西轻轻搅动他的心。纤瘦的肩膀，颀长的脊背，略显犹疑的脚步——像极了某个人。每

当想到她就住在这座城市某个洁净明亮的房间里，云间总是难以压抑心底的渴望。连日的熬夜则让这种渴望近乎失控。他抬头长呼一口气，决定回家睡觉。

回到天通苑北区，已是中午。穿过小区中心的刺柏树丛，云间听到一阵喧闹声。抬眼望去，只见楼门前围了一大群人，像是有人吵架。他无心理会，绕开人群，忽然听到一阵“砰砰”的响声，像是有人往地上扔什么重物。紧接着有人大喊一声，人群一阵骚动，往楼门围拢。喊声很熟悉，云间胸口一紧，拨开人群往里面挤。

楼门前扔了一地的东西，大大小小的旅行箱，胡乱卷成一团的被褥，还有塑料收纳箱、热水壶、毛绒玩具之类的杂物。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大妈指挥着一群保安，正从楼门里往外扔东西。台阶前的绿色塑料垃圾桶旁，聂非脸贴着水泥地面趴着，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保安单膝抵着他的后背摁着他。

“聂非！”云间怒不可遏，冲上去一把推开保安。

聂非费力地坐起来，脸上蹭红了一大片，鼻子上还有血迹。中年保安被云间推得趔趄了几步，撞上台阶，立刻挥拳冲过来。云间侧身挡在聂非前面，伸手接住飞来的拳头，怒目瞪着对方。中年保安鼻子有些红肿，像是挨过一拳。

“行了，老谢，别跟孩子一般见识。”站在台阶上的红袖章大妈喊道。中年保安愤愤地缩回手，瞪了云间一眼，转身往楼门里走。

“房子是我花钱租的，你们有什么权力撵人？”聂非伸手按着脑袋，痛得龇牙咧嘴。

“没事吧？”云间扶起聂非。聂非摇摇头，呸了几声，吐出嘴里的尘土。“你们凭什么打人！”云间转头怒道。

几个保安扛着拆卸下来的隔断房石膏墙，从楼门里走出来。那个大妈往旁边错开一步，让出路来，转过视线打量着云间和聂非。

“是他先动手打人。”大妈慢条斯理地说，抬手指了指堆成小山的行李，“你们找找自己的东西，赶紧搬吧。要房租、押金就找房东、找中介要去，我们只管清理群租房，其他的事不管。”

云间这才想起笔记本电脑没带在身上，开始翻那堆行李。聂非见他四处乱翻，连声问“怎么了”，顺手帮他把一个黑色旅行箱拖出来。云间看了一眼，随手往外一推，又去拖另一个旅行箱，最后在平常放书和CD的白色塑料箱里找到电脑。一起塞到里面的还有两个陶瓷马克杯和一双脏兮兮的运动鞋。云间看着裂了两道斜纹的显示屏，愣了愣，合上电脑，塞进塑料箱里。

“不能就这么算了。”聂非站起来。

“算了。谁跟你讲理。”云间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拽回来，顺势推了一下，“快点收拾东西，找小郭退钱。”

“那小子早关机了。他们来砸门，我就给他打电话了。”聂非清了清喉咙，往地上吐了口唾沫，打开塑料收纳箱胡乱翻起来，“只能去地铁站前面堵他。他经常去那儿摆摊租房子。”

经过小区东门的垃圾桶，云间忽然一扬手，把卷成一团的蓝色棉被扔进去，拖着旅行箱继续往前走。聂非诧异，往垃圾桶里看了一眼，见云间转上地铁站前面那条宽阔的六车道马路，快步跟上去。

“被子太脏了。熏人。”云间看出聂非欲言又止，像要解释什么似的说道，然后皱了皱眉，露出一副自虐的笑容，“不知道平常我怎么能忍受。”

聂非斜眼看着云间，愣了几秒，接着哈哈大笑。云间不理睬，低着头，拖着箱子往地铁站走去。

午后的阳光穿过梧桐树的枝丫，洒在柏油路上。地上落着几片宽大的梧桐叶。他没法告诉聂非，经过小区花园那些推着婴儿车晒太阳的年轻妈妈时，那卷蓝色棉被让他倍感困窘难堪，仿佛是这座城市对他的羞辱。

走出十多米，回头一看，聂非还在原地大笑不止。云间有些不忿，扯着嗓门大喊：“你有完没完！”

聂非拉起旅行箱，忽然脸色一变，松开手，转身往马路对面跑去，边跑边解开身上的登山包，随手往旁边一扔。不等云间反应过来，聂非已经翻过马路中间半人高的隔离护栏，穿过对向车道，往地铁站相反的方向跑去。前面不远处，一个头戴灰色针织帽的人也在跑，像是二房东小郭。云间赶紧扔下箱子追上去，差点迎头撞上一辆出租车。路上车太多，他只能在马路这边跟着跑。

云间从小在矿山追着运煤卡车跑，体力非常好，很快就超过了聂非，隔着马路向他打了个手势，继续往前跑。跑过前面的红绿灯，云间超过了小郭，穿过马路往回包抄。小郭一见，立刻掉头往回跑，斜着穿过马路。聂非紧盯着他，也立刻冲上马路。

一阵刺耳的刹车声。左侧车道的一辆白色厢式货车向左急转。云间只觉得眼前一黑，聂非瞬间消失了。厢式货车横在马路中间，白色护栏歪歪斜斜地倒下一大片。

之后的事，云间完全没有印象，回过神的时候，已经蹲在医院的走廊上。聂非脖子上套着牵引器，头上戴着网罩，躺在走廊边的临时病床上。穿绿色手术服的医生向云间解释着“颅内血肿”、“颅压过高”之类的医学名词，见云间一脸迷惑，抬手拉下绿色口罩，说：“明天下午动手术，准备两万块钱吧。”

云间抬起头，望着床边的透明输液袋。旁边的护士在写字板上迅速划拉几下，把一沓单据递给他：“先把治疗费和住院费交了。”

云间把几张银行卡里的钱都取出来，勉强交了住院费。他知道聂非没把大学延期

毕业的事告诉父母，这时候向他父母求助不仅会让聂非苦心维持的谎言被戳破，还会让那个贫穷的家庭彻底失去希望。恐怕他们也不一定能凑出钱。

走出住院部一楼大厅，傍晚的冷风迎面而来。云间哆嗦了一下，决定给开黑车的老周打电话。

身后响起一阵引擎轰鸣的声音。云间转过身，一台崭新的黄色大众尚酷猛地在他面前停下。老周戴着黑色棒球帽，一身干练的滑雪服，从驾驶座探身向他打招呼。

“换新车了？”云间拉开副驾驶座车门。

老周瞄了眼后视镜，向左打方向盘，敏捷地插到一辆白色本田前面，引得对方猛按喇叭。“旧车了。就是换换颜色。”他猛踩油门，一会儿往左，一会儿向右，开始在车流里腾挪转移。

“听听发动机的声音。三阶改装。”老周得意地说，见云间一脸凝重，又问，“怎么忽然想通了？不是说只拉客，不比赛吗？”

老周是天通苑附近的村民，拆迁拿了五百多万补偿，由于没有正经工作，就在天通苑地铁站前开黑车。让云间觉得荒诞的是，他的黑车是一辆宝马5系，和十几台黑车一起排队趴活时，从地铁口出来的上班族总是本能地无视它。云间在物流公司开过一年卡车，车技过硬，一有空就给老周代班，从来没给他惹过麻烦，两人关系不错。

云间拉过安全带扣上，勉强挤出笑容，说起聂非撞车的事。老周叹口气，没说话。

“一晚上能赚两万吗？”云间问。

四环主路车流稀少，老周不断换挡，车速开始飙升。“你疯了？”老周转头瞟了云间一眼，又转回去，“你保证都能赢？东坝好手多着呢。”云间没吭声。老周喃喃道：“也不是不可能。不过要找配置差不多的车。”

刚出东五环七棵树出口，远远就听到分贝极高的发动机轰鸣声。转过路口，刺眼的氙气灯迎面袭来。老周降低车速，慢慢靠近。前面人群喧闹，身穿赛车服的车手三五成群。旁边一个物流基地前的空地上停满了车，大部分是大众和福特。云间对车了解不多，却也一眼看出这些车都换过轮毂和轮胎。

前面是一条南北向的宽阔马路，大约十米宽。云间跟在老周身后凑过去的时候，两辆福克斯正停在起跑线上。

“关好车窗，别挂在倒挡上。”一个貌似裁判的年轻男子大声说。两个车手点了点头，摇起车窗。紧接着引擎轰鸣，两台车蓄势待发。裁判看一眼前方，抬起手，喊“三、二、一”，接着用力挥下手。

车胎急速转动，发出尖锐的声音，两台车在柏油路面上挠了一下，猛地蹿出去。

人群瞬间沸腾起来，向路中间聚集。两台车一下跑出百米，引擎声迅速远去，远远还能听到换挡时的爆破音。

比赛是四百米直线加速赛，赛时很短。很快车到终点，人群迅速散开，又有两辆丰田开上起跑线。

“跟你平常一个人飙车不一样吧？”老周掏出手套戴上，抬眼看了看云间，“找台车试试？”云间点头，握拳在胸口碰了碰。老周笑着摆摆手，“用不着客气。不过别急着下注，先练练手。”

对手是一个开改装丰田锐志的年轻人。穿着白色赛车服，一头染成银色的短发，看着跟云间差不多年纪，额头还有未消的青春痘。银发男子瞄了一眼云间，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。在起跑线上摇起车窗的时候，还略带嘲弄地冲云间做鬼脸。云间淡漠地看了他一眼，心里涌起一股没来由的愤懑，身体向后贴紧椅背。

云间赢了第一场比赛，绕着旁边的泥土路回到起点时，银发男子要求再比一次。云间看着他一脸傲慢的神情，说：“一场两千。”银发男子略微愣了一下，挑了挑眉毛，冷笑道：“五千。”云间毫不迟疑地答应。

再次输给云间后，银发男子打开车门走过来，把一沓钱拍在引擎盖上。“再比一场。你赢了，这两万块钱都归你。输了你就当没赢过。”他抬起下巴，挑衅地看着云间，“不过我要换车，R8。敢不敢比？”

云间看着引擎盖上的那沓钱，微微眯起眼睛。

“这不能比。性能差远了。”老周大声说，然后手搭着车窗弯下腰，低声说，“见好就收。换个人再比。”

“我需要这两万。”云间盯着那沓钱，“聂非一个人在医院，我得赶紧回去。”

老周轻轻叹口气，没再劝他，拍拍他的肩膀，退到旁边。

并排停在起跑线上时，银发男子转头望着云间，大声喊道：“喂，我叫柏泉，你叫什么？”云间瞥了他一眼，没理会，摇起车窗，挂空挡踩油门。引擎震耳欲聋。挡风玻璃前面，路两旁的围观人群屏息注视着起跑线，裁判略显庄重地抬起一只手。

紧盯着车灯照亮的柏油路面，冲进茫茫夜色时，云间忽然明白自己一腔愤懑的来由。踩下离合，松开离合，连续加油换挡的时候，他还领悟到自己为什么会从大学退学，为什么来北京七年越挣扎越沉沦。

冲过终点线后，云间没有减速，直奔这条未修完的柏油马路的尽头。然后猛踩刹车，猛打方向盘，转过一百八十度，掉转头停下来。

四周寂静，初冬的夜空藏蓝辽阔。他仿佛透过一面比挡风玻璃更宽阔的玻璃眺望外面。一轮上弦月悬在西北方向，宛如一道洁净的弧线。

递过那沓钱的时候，柏泉不服气地哼了一声，说：“留个电话吧，下次再比。”云间没搭腔，接过钱转身就走。“喂，你是怕输吧。”柏泉在后面喊道。云间充耳不闻，一边把钱塞进羽绒服内兜，一边跑回老周的车。

第二天晚上，云间正在病房里给聂非换病号服，老周打来电话。柏泉带了几个围着他的车，要求云间去比赛。云间听出老周声音有些发抖，意识到事态严重，把聂非交给邻床的护工，立即打车赶到东五环。

七棵树出口前不远，路边停了一排车，云间一下车就被几个穿滑雪服的年轻人团团围住。柏泉靠在老周那台尚酷的引擎盖上，脸上还是那副满不在乎的笑容：“让你来比赛还挺难。”

云间没理他，朝副驾驶车窗弯下腰，抬手到额边，向车里的老周致歉。老周靠着椅背露出苦笑，摆摆手。

“你赢了我就不玩了，这可不厚道。”柏泉走过来，斜靠着车窗，“今天我们上五环，从这里到八达岭高速。还是赌五千。”

老周冲云间使劲摇头。云间迟疑了一下，点头答应：“不过这事跟我朋友没关系，让他先走。”

柏泉跨出两步站到旁边，其他人也纷纷让出路来。老周抬头看了看云间，有些难为情。云间冲他爽朗一笑，挥了下手：“没事，就比一次。”老周点点头，发动引擎，向右转弯，车转上五环匝道，很快远去了。

“我还开R8。你嘛，这里的车随便挑。免得说我赢你是靠车。”柏泉拉开那台白色R8的车门，抬手指着路边的一排车。云间随手指了指柏泉身后一台白色跑车。“GTR啊。挺好。也差不多。”柏泉笑了一声，“砰”地关上门。

悬于地面的五环路在向夜色中延伸，两侧的荧光标反射着淡淡的黄光，从窗外扫过。路上车不算多，云间转动方向盘左右换车道。白色R8在前面十来米的地方，超过一辆拖斗卡车，又迅速转上右边的车道避开一台红色越野车。云间踩下油门，转上左边车道，右边的卡车一掠而过。

前面是向左的弯道，R8稍微降速。云间没有减速，迅速靠近。过了弯道，两车几乎齐头并进，云间看见右边车道上的柏泉冲他做了个鬼脸，不禁在心里苦笑。

忽然，后面传来一阵强劲的引擎轰鸣声。两盏刺眼的氙气灯迅速靠近。云间瞄一眼后视镜，一台看不出车型的黑色跑车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赶上，直奔GTR而来，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，眼看就要撞上车尾。

云间心里一惊，向右打方向盘，轻踩刹车。更令他惊讶的是，前面的R8猛然刹车，车尾迎面而来。云间赶紧一脚把刹车踩到底。一阵车胎摩擦路面的刺耳声音响

起。还是晚了。车头猛地撞上R8的车尾，两个安全气囊“砰”地打开，一下把云间按在椅背上。GTR顶着R8滑行十多米才停下来。所幸路上车不多，没再撞上其他车。

柏泉很快打开车门走过来，一手搭着车窗，示意云间摇下车窗玻璃，探头看了看，一脸故作惊讶的神情。“啧啧，居然没事。”他咂嘴笑道，伸手戳了戳气囊，“不过车就严重了。”

云间转过头，透过后视镜看见那群年轻人纷纷在后面停下车，围上来。

“那台黑车……”云间一下子明白了柏泉的意图。

“什么黑车？我没看到。”柏泉靠着车门讪笑，“我只看到你撞坏了两台车。你说怎么办？”

云间看着他。柏泉回望云间，露出恶作剧的表情，得意地笑了笑。

“麻烦的是，这车也不是我的。这样吧，你写张欠条，把身份证押这儿，自己找他商量去。至于金额嘛。”柏泉转头瞄了瞄两车相撞的位置，“少算点，就二十万吧。这两台车加一起上四百万了，撞成这样，二十万根本不够修的。”

云间靠着椅背，一言不发。二十万还是三十万，对他来说没有一点区别，反正他赔不了。

“原来你是内蒙古的。”柏泉拿着身份证，瞧着云间，戏谑地笑了笑，递过一张名片，“明天你去找这个人。至于怎么还钱，你问他。”

云间接过名片，上面印着“博约公关”、“冯思源”。柏泉把身份证连同欠条塞进赛车服胸前的口袋里，走出几米回头说：“别想溜。东坝很多人认识你那个朋友。”

电梯门刚打开，不等云间出来，十几个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就往轿厢里挤。个个面色凝重，一声不吭。云间赶紧侧过身，蹭着一个人的肩膀挤了出来。电梯门迅速关上。

走廊里灯火通明，白色大理石地面映出炫目的光亮，尽头的墙上有“博约公关”字样。洁白明亮的前厅空无一人。

云间心里疑惑，探头张望了一下。里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身穿黑色西装、看起来四十六七岁的中年人提着一个大包走出来，看到云间，平和的脸上露出些许不悦：“你哪个部门的？怎么还没走？”

“哦，我不是。”云间知道他大概是误会了，“我找冯思源……”

一阵音乐声响起。中年人从包里掏出手机，“嗯”了一声，两道浓眉拧在一起，语气严厉地说：“徐家汇公园南边！那边一溜儿的报摊还在卖！……找几个上海交大的学生，上午九点前必须都收干净了。”

云间一下明白他是派人上街收某份有客户负面新闻的报纸，没想到这家声名在外

的公关公司行事如此彪悍。中年人挂了电话，打量着云间：“柏泉让你来的？就是你撞了车？”

云间点头：“你就是……”

“正好。人都走光了。正愁找不着人。”冯思源抬手关了门厅的灯，走出去，云间跟着走出去。玻璃门在后面无声滑过，嗒的一声锁上，“帮我开车，我要去大望路。”冯思源快步走到电梯前，按亮下行键。

云间错愕。电梯门滑开，冯思源一个箭步跨进去，伸手去按键，电梯门开始关闭，云间赶紧侧身挤进去。

车开上东四环，坐在后座右边的冯思源忽然说：“你在东坝也这么开车？”

云间愣了愣，瞅一眼后视镜。冯思源一脸平静的微笑，眼神却冷冰冰的。他轮廓深邃，眉眼间距窄，唇边有两道很深的法令纹。一头精心修剪的短发，白衬衣领口锋利如刀。看起来严谨而优雅，颇有英伦绅士那种冷淡的海洋气息。

“这么规规矩矩、慢慢吞吞的，你是怎么赢了柏泉的？”冯思源望着后视镜。

“不敢快。”云间说。前车亮起刹车灯，他轻踩刹车降低车速，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，“就因为赢了他，立刻欠下二十万。”他自嘲地笑了笑。

冯思源脸上保持微笑，转头看向窗外。“明知道赔不起，一开始就不应该去。你做什么的？出租车司机？”得知云间是网络公关公司写稿的，他皱了皱眉，“哦，黑公关。”

云间愣了一下，转念又觉得他说得没错。

车一直停着。冯思源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指了指右边的应急车道：“我没时间。再不快点，我让你明天就还钱。”

云间呼一口气，忽地向右打方向盘，猛踩油门加速。黑色卡宴迅速冲过前方禁行区域，又猛地向左，插到左侧车道的车队里。冯思源被晃了几下，伸手抓住把手，哑然失笑。

云间一路左右腾挪，不到十五分钟就到了大望路。临下车的时候，冯思源从包里掏出一沓资料放在后座上，指了指前面的写字楼：“停好车去前面发资料。发给记者。一会儿他们就全来了。告诉他们发布会在B座十层。”

云间迷惑地转过头。冯思源没理他，打开车门下车，走出十来米，又几步跨回来，探头说：“有人问A座十层，就说他们记错了。”话没说完，就大步走远了。

写字楼下面的广场上，三四个挂着工牌、西装革履的工作人员抱着资料，站在通往A座的路口严阵以待。九点半刚过，带着长枪短炮的记者陆续到达。大部分人眼都没抬，就往A座走。云间赶紧上前打招呼，往记者手里塞资料，不断解释着“不是A座，是B座”。有的记者迷惑不解地掏出手机看邀请短信，旁边的工作人员立刻解释着“工

作出错，请多包涵”，顺手把人往B座推。

云间虽然没做过一天记者，但毕竟是新闻系的，立刻明白冯思源是在劫竞争对手的发布会，把对方邀请的媒体记者拦下来，送到自己的发布会去，不由得在心里惊叹。显然，冯思源是临时决定开新闻发布会，这意味着他要在短时间内打听到对方发布会的时间地点、邀请哪些媒体，迅速租下邻近的会场，然后半路拦截。

将近九点三刻，记者们蜂拥而至。云间和另外四个人不断围追堵截，还是有不少漏网的记者进了A座。那个穿黑色毛呢外套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时，云间已经忙得晕头转向，来不及分辨是不是记者，直接塞上一份资料，请对方去B座。转开头的时候，云间从眼角余光瞥见那个身影还站在原地，心里诧异，下意识转回视线。

清晨的阳光从那个身影后面照过来，云间不由得眯起眼睛。

有一瞬间，他没认出她。只是眼前这个背着长镜头相机的长发女子，让他觉得眼底有些细微的刺痛。然后，他感觉整个世界轻微摇晃了一下。

宣宜静静地看着他，脸上漠无表情，转身往B座走去。云间愣了一下，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。右肩似乎被什么东西戳了一下。他转过头，看见一个工作人员略带怒意地瞪着他，指了指一个正往A座走的记者。云间连忙追上去。

走进会场的时候，发布会已经进入记者提问环节。云间发现，这是前段时间出现质量危机的某品牌茶饮料的新闻发布会。现场闪光灯此起彼伏，云间绕开外围的摄像机寻找宣宜的身影，走到右侧中间的摄像机前，听见前面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
“消费者只想知道，这个绿茶现在还能不能喝。当然，您自己打开瓶子喝一口，可不能说明问题。”

云间抬头望去。前排摄像机旁立着一个穿米色防风衣的高个子记者，握着话筒，正向台上的什么人提问。云间心里一动，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几步。

是萧颂。四年不见，他已经剪掉在篮球队时的标志性长发，一头利落的短发。棱角分明的下巴透着硬朗坚毅的气质。

一个貌似饮料公司老板的中年人对着话筒清了清喉咙，说：“对消费者的过激反应，我们无能为力……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只能放弃一部分市场。但我要说，我们问心无愧。对我们来说，尊严是更重要的事……”

“您就事论事说事实就可以了。”萧颂毫不客气地打断他，“这两个月饮料的销量是否受到影响？具体下滑多少？对市场反应，公司有什么判断吗？”

“这个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。对我们来说，更重要的是名誉……还是那句话，清者自清。”饮料公司老板说，“你们媒体难道看不出来吗？这分明是有人做局，恶意抹黑。至于是谁，我就不指名道姓了。人在做，天在看……”

“您这有点答非所问，还是说具体事实吧。您也希望我们写出事实清晰的稿子……”

“我不就在跟你说事实吗？一直在说事实啊。你听不懂吗？”饮料公司老板气势汹汹地打断萧颂，一下站起来，“有你这样的傻×记者吗？我看你根本不配做记者！”

顿时全场哗然。萧颂微笑摇头，收起录音笔。一旁的冯思源急忙抢过话筒，向萧颂道歉。但是已经太晚了，记者们群情汹涌，纷纷把话筒举到饮料公司老板面前。冯思源朝旁边的工作人员挥挥手。几个员工围着饮料公司老板撤出会场，发布会草草收场。

云间正想悄悄退出会场，萧颂却已经看到他，立刻扔下三脚架，飞奔过来。云间冲他微笑，避开退场的记者们，穿过座椅间隙走过去，同时忍不住张望了一下四周。忽然，一个念头像一道阴影划过他心里，让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

“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？”萧颂推了一下云间的肩膀，一脸明亮爽朗的笑容。云间伸手拍拍他的肩膀。“我得给陆衡打个电话。他肯定要揍你一顿。”萧颂掏出手机，忽然愣愣地握着手机，神情有些尴尬，视线落在云间身后。

云间转过头，看见宣宣正推开后排座椅走过来。

“云间，有件事……”萧颂欲言又止。宣宣走到他身边，温柔地挽住他的胳膊，仿佛没看到云间。

心里那道阴影猛然撕开，云间感到有一只冰凉的手攥住了他的心。但他知道，自己本不应该感到意外。

“云间，真巧，好些年不见了。”宣宣贴着萧颂的胳膊，露出毫不做作的惊讶表情，似乎完全忘了他们刚刚在楼下碰过面。

她像以前那样，素面朝天，一身素净的颜色，美得不动声色，却透着摄人心魄的吸引力。但云间还是敏锐地感觉到她的变化。那张依然明净动人的脸似乎少了某种恣意的东西。仿佛一直不知所措的面孔终于找到了自我伪装的方式。

萧颂略显窘迫，歪了歪肩膀，看着云间，眼神带着探询和歉意。

“是啊。有四年了吧。”云间自然地露出微笑，冲萧颂点点头。

萧颂如释重负，立刻恢复笑容，不经意地松开宣宣的手，收起三脚架塞进摄影包。“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”他说。

周围的温度似乎忽然升高了。云间感到身上一阵燥热，正想推托，抬眼看见冯思源满脸微笑朝他们走来。

“你们认识？云间都没跟我提过。”

听到冯思源熟稔地叫自己的名字，云间不由得一怔，立刻明白了他的用意。冯思源伸手拍了下他的肩膀，向萧颂点头致意：“刚才的事抱歉了。你别见怪。你知道郑

总是白手起家，性子直，一着急就词不达意。多多包涵，笔下留情啊。”

萧颂扣上摄影包，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：“您客气了。”

一个工作人员适时走过来，递上一个红色信封，恭敬地说：“萧老师，刚刚忙忘了，您的车马费。”

萧颂抬起头，看了看冯思源，伸手从摄影包侧兜掏出一个红色信封。“我已经拿了。”他微微一笑，“刚刚签到的时候就拿了。”

“你看，他们都忙糊涂了。”冯思源笑着说，满不在乎地挥挥手。那个工作人员满脸涨红，立刻退下去。“那你们聊。”冯思源大步往外走，回头对云间说，“一会儿去休息室找我。”

萧颂看着冯思源走出去，抬手碰了碰云间的胳膊，低声说：“你怎么认识冯思源？”云间摇摇头，没答话。“走，一起吃饭去。”萧颂背上摄影包。

“萧颂。”宣宜双手紧握，神情有些窘迫，“我下午还有个很重要的采访。在中关村。”她转过头略带歉意地冲云间微笑，“要不你们俩去吧。”

云间没看她，心里却如遇大赦，对萧颂微笑：“下回吧。冯先生也在等我。”

萧颂尴尬地笑了笑，只好点头同意，掏出手机记云间的电话号码。宣宜没等他，背着双肩包和相机径直往门口走去，步履从容不迫。

云间一边把号码报给萧颂，眼角余光留意到宣宜在门口签到台前停下来。她弯下腰，把掉在地上的什么东西捡起来，放到桌上，似乎还回头看了一眼。萧颂记下号码，转头见宣宜已经进了电梯间，匆忙跟云间道别，背着摄影包追上去。

“你打算怎么还这二十万？”见云间走进休息室，冯思源靠着沙发直截了当地问道。

云间看一眼茶几上的欠条和身份证，露出苦笑。

“我可以让你留下来。不过，”冯思源拿起云间的身份证端详着，“你是萧颂的同学。他是知名财经记者，你怎么去做黑公关？”

云间把大三下学期代人考英语六级被学校开除的事照实说了。冯思源平静温和的眼神闪耀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似乎并不惊讶：“我明白了。”他把身份证递给云间。云间犹疑地接过。

冯思源把欠条放进包里，拿起沙发上的外套站起来。“职位是执行助理。就是什么都干。工资三千，至少做三年。剩下的部分就当你还我了。”说着微抬下巴看着云间，“当然，你要是想去东坝赛车还钱，也可以试试。听说柏泉一晚上就输给你两万。”

云间摇摇头：“我不会再去赛车。”

冯思源笑了笑，拿起大包往外走：“那行。现在去地库，把车开到门口等我。”